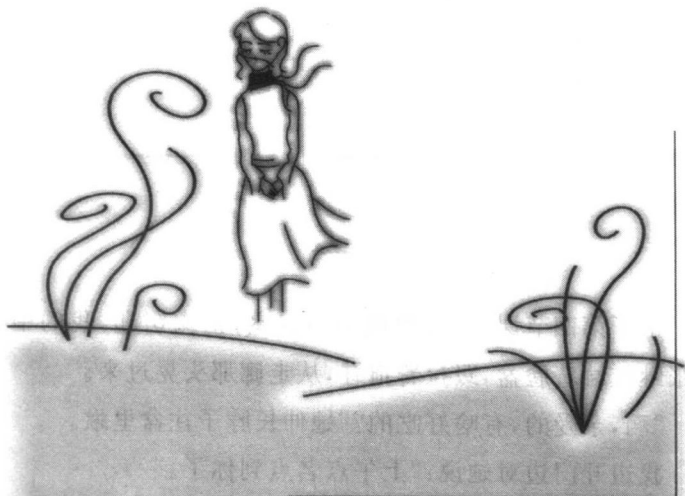


**琉璃草** 第一辑 永远有多远  
**琉璃心** liulicaoliulixin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平 沙 ·

## 无心快语



下了第四节课，打好中饭端回寝室，正掏钥匙，我的中学校友张继红端着脸盆，吸拉着拖鞋，从走廊那头晃过来。

“啊，亲爱的，有啥好吃的？”她伸长脖子往盆里瞅。

我边开门边对她说：“上午点名点到你了。”

她牙一呲，哼了声，夸张地伸出两个手指头，夹了块小排骨塞到嘴里，未了还意犹未尽地把食指放进嘴里嘬了嘬，说：“你这嘴里几时有过实话？”

一份小排骨要四五块呀，我心疼地咽了口唾液，冲她一笑走

进寝室。

屋里只有陈兰，一边吃饭一边看报。侧影看去，齐耳的短发衬得她温柔似水。她总是这么迷人。我在床头挂好书包，倒了杯开水，埋头吃起来。

“肖杖，刚刚穆阳找过你。”陈兰翻弄着报纸说。

我停下勺子：“他说什么了？”

“没讲什么，见你不在就走了。”她回过头一笑：“噢，好像放了本书在你床上。”

还没吃出什么滋味来，饭就没了。我擦擦嘴，钻进蚊帐，展展地躺下。随手抓起穆阳送来的书，扫了眼封面。果然是这本《七里香》。我一甩手把书扔到脚后。

何必呢。

被子拉到头上，不一会儿便沉沉入睡了。

醒来已是午后两点多，屋里不再有人，都上课去了。我爬上床，在桌前坐了好一阵，猛然发觉应该吃点什么。饼干筒里早已没有存货，还是不甘心，拿过来用力晃了几下，没戏。

越没吃的时候肚子里越空虚。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零五分了，明天要交书费，一元。五分钱能干嘛？我背上不知有些什么的书包，走进阳光里。

前两天翻了翻进大学以来的日记。什么抒情小诗啊，什么“艳遇”啊，什么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之类的，今天再看实在惨不忍睹，让我一个劲儿地怀疑自己过去怎么会这样。夜深人静，把大大小小厚薄不一的七本日记拿到厕所统统烧光，省得放在床边让我无地自容不寒而栗。在中学时我就有烧日记的前科，好像

烧了日记，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抹去过去所有的罪孽，之后再野心勃勃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一样。如此这般，所有的如诗年华全给冬天里的一把火抹煞了。偏偏忘记的是不该忘的，该忘的却永远刻骨铭心。

一对才子佳人悠悠荡过来。男的是穆阳，一脸的坦荡磊落，一身的浩然正气。那个娇媚地偎在他身边，作小鸟依人状的是裴雪柯。我们相互点点头，擦肩而过。

我又走进了商店，毅然掏出那一元钱，换了个日记本。拿在手里走在路上真有点不知所措，本子仿佛有点烫手。我不敢保证今后日记的内容就会熠熠闪光振奋人心少年壮志不言愁，即使已同穆阳分手又会怎样。

没准一来情绪，我又会来个星星之火烧了它。

## 二

课间 张继红把我拉出教室，说：“哎，你和那个姓穆的是不是有些那个？”

“谁知道！”我白了她一眼：“怎么了，又怎么了？”我两手插进裤兜里，依墙而立。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装糊涂，人家可是名主有花了。”

我不作声。她又说：“真不知道？就是力学系的裴雪柯呀，大一时出过畅销诗集的那位。”

“关你屁事。”

她眯着眼瞟着我：“杨——浪漫一下？”

“庸俗。浪漫，浪漫得有本钱，要有张令芸芸众生倾倒的

Face，还有足够的 Money 天天泡沙龙，你瞧我够这个水准怎么的。”

“人家可是中学好上的，老夫老妻的，你别动真的噢，跳不出来你自找没趣。”

“轮不到你教训我。”

“那当然。只要你能把握住无产阶级感情。”

“什么玩艺儿我还不清楚。妈的。”

“竖子不足为谋。”

我笑嘻嘻地说：“下节课——还上吗？”

她狠狠地瞪我一眼，收拾书包去了。

张继红买了包陈皮，我俩又开始逛马路。路过报栏，“看电影吧 反正晚上没事。”她冲广告说。

“破电影 早看过了 没劲。”

“比如你可以给我谈谈人生问题。”

她掬了我一肩。我一本正经地说：“你去看看也好。里面有位女大学生，一身白西装，秀发披肩，站在一位埋头苦干的英俊男子身旁，婀娜多姿地读外语。想想自己这个德性，哎，惭愧呀。”

“这有啥，下辈子咱也来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回眸一笑百媚生什么的。”

“真的？是不是这样？”我拿出电影里女主角的那种著名憨态来。

远远的，裴雪柯走过来。

张继红笑咪咪地看着我，咧咧嘴，眨眨眼。我便劲吮着那块

被唾液浸泡多时的陈皮，这味儿！

她没看到我们。近视眼最大的优越性是眼不见心净。

凭心而论，裴雪柯的确光彩逼人，且不说造诣非凡的走路姿态，只那双惊心动魄的眼睛，真是我见犹怜。

穆阳，在他所结识的女孩儿中，没有谁能盖过裴雪柯。认识穆阳，照例是在一个舞会。大凡这种场合，穆阳这种人是很能吸引女孩子的目光的。张继红说，只要一看，我的眼睛就痴心妄想呆呆的，她就忍不住想对我说点什么。我尝试过多次，确实有那么点意思。这就足以弥补我笨嘴拙舌不善言辞的缺陷。同一个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交往，无异于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垃圾桶，你尽可以将你的烦恼你的委屈你的哀愁一古脑儿地倒给对方，而幸福喜悦则可以独自慢慢地享受和品味。这种买卖很划算，穆阳屈尊同我亲近的真正企图也大抵如是。

进舞场时，一支曲子正余音袅袅行将就木。我就近找了个位子坐下，要了杯桔子水，慢慢啜着。对面长椅上，靠窗坐着一个女孩儿，脸形很阔，头发在脑后认真地扎成一把刷子，头微微上扬，忧郁的眼睛不时瞟着不远处几个油头粉面的小生，一副众人皆醉她独醒的神态——看得出她是第一次进舞场。嗨，到这种地方来卖弄气质，走错门了。放下桔子水，游目舞场，寻找着什么。一曲完了，红男绿女纷纷回座，对面刚坐下的男孩儿，隐隐有些面熟，大概是校园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缘故吧，也就不以为然。恍惚间，音乐再起。

对面的男孩儿站起来，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停在他的脸上，怎么也挪不开。他双手插在裤袋里，冲我微微一笑，不知怎么回

事，我已经站了起来，让他揽了过去。

一曲慢三，沉郁绵长。

“还认得我吗？”他低声问。

认得。怎么不认得。我一下子记起就在上个周末，晚饭时去买小笼，队伍排得像到了火车站售票处，我东扯西凑就想加个塞儿，可眼前这小子在后面乱嚷，害得我小笼没吃上，只得买了二两水饺。舀了半碗醋，正往外走，不小心脚下一滑，就要摔倒，我忙伸出一手撑地，才没丢人现眼地趴到大庭广众之下，可饺子是撒了。我脑袋胀得像要炸开，就听有人大声说：

“呀，呀，多好的北方饺，个大，皮薄，馅足，食之有味，弃之可惜！”

扭头一看，又是这小子。我恼羞成怒，想也没想就把半碗醋全泼在他身上。淡绿色的薄绒衫上，地图在一寸寸地扩大。今天这醋还真不赖，可能是食堂的大师傅懒，掺的水不够多，味儿挺冲。笑容凝结在他的脸上，这小子呆若木鸡！我可吓坏了，盆也顾不上捡了，撒腿就往外跑。

“忘了！”他有些尴尬。

我笑了。

女人就是女人，我拿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回到原来的座位，那位姑娘已经不见了。

穆阳的形象很出众。挺拔健壮的躯体，灼灼逼人的眼神，在这种对外表要求完全“赤裸裸”的场合，更是夺人眼目。刚才我注意到，舞曲一响，很多女孩儿都注目于他，他却处之泰然，这种男孩儿早让姑娘们的目光宠坏了。

他尽量使自己坐得更舒适，说：

“我叫穆阳 太阳的阳 泰穆公的穆。你呢？”

我把名字划在落满灰尘的桌子上，他歪着头看了会儿，用不敢肯定的语气说：“肖——杖 好名字。”接着就把“杖”字胡乱解释了一通，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人和我有点臭味相投。

穆阳让我一阵眼花缭乱。随便一个眼神、一个鼻音很重的发音，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也一见钟情，我装腔作势半真半假地露出那么点意思，穆阳摆出一副老手的嘴脸，言语间不时刺我两句。我敢打赌，他肯定以为我上钩了。

后来的事情当然想像得到。穆阳常来找我，谈笑间，他挥洒自如地端出了他的恋爱史。我把录音机调到最大音量，给他听：

“汤米和罗娜是爱人……”

### 三

晚自习回来的路上，合起书本时的那种成就感早已荡然无存，疲惫不堪地想找个地方坐坐，转到一个僻静处，垫着书包坐下。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脑海里似乎正经历着一场暴风雨，电闪雷鸣，天摇地动，真让人怀疑世界末日是不是这德性？

中午，张继红来告诉我，我们中学时的一个男生，连续五年高考不中，谁知不到一学期，因为练大雁功走火入魔退学了。一番话让我午饭吃得好憋气，我说他怎么样你干嘛非给我讲，我又没工夫同情他。张继红看看我，说你是不是也和值班的“三八”阿姨一样到更年期了？

记忆中那个男生像个小老头儿，个不高，一脸倒霉相，总是最早到校最晚离开，忙忙碌碌像只辛勤的小蜜蜂。总是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这地方他坐了八年。整整一个抗日战争。最后一次复读，他父亲死活不再同意，直到他先下跪血书立下军令状才说动老父亲。

我搓着发僵的脸，站起来，书包真沉。

月光白得有点冷。蓬松的树枝投下一团团黑影，放肆地洒满路面。我疲惫地走着，又想起了那首心爱的歌曲《无心快语》。就是这首歌，有一天我难得好兴致，轻唱着这首歌，穆阳手指紧抓着脸，指下的肌肉沉沉凹下，双肩紧缩高高耸着，逼人的眼睛死盯着我。

或许，我们真是臭味相投。

似乎所谓的三角恋爱中，都有一场必不可少的闹剧。上学期的一个中午，我正吃着方便面，一个陌生的女孩儿到寝室来找我，义正辞严地痛斥我是个撬墙角的小人。起初我还以为她是穆的哪个小阿妹呢，这事对于穆阳是司空见惯了。费了好大劲才弄清她是裴雪柯的好朋友，我扶桌站了起来。

“你坐呀。”

她‘唰’地后退一步，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我。

“你少来这一套。”

“多来哪一套？”我笑嘻嘻地问，“来要穆阳是不是？争什么，这么沉不住气穆阳能爱你吗？”

“你怎么这个样子？脸皮真厚！”她气急败坏了。

“我告诉你，见了穆阳要双肩摆平，胯部以下轻轻扭动。”我

行我素怎么会这么无耻。

她可受不了了，嘴唇抖抖索索走到门口，猛然一个 180 度大转变，石破天惊地骂了声：

“流氓！”

还有人说我流氓？心中一阵兴奋。陈兰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张油渍麻花的《人民日报》，其余的几个室友，大概在帐子里睡得正香，连熟悉的呼吸声也听不到了。

只有灵魂空虚的家伙，才会傻呵呵地替别人操这份闲心。不止一次听说热中于撮合别人的人往往是自己中意于其中的哪位异性，所以天下的“红娘”“红爹”暗渡陈仓红杏出墙的故事多的是。今天我先让她好好地充实充实。

在寝室里，我这副愁眉苦脸、被爱情折磨得失魂落魄的德性被同屋们尽收眼底。她们见我恋爱谈得如此狼狈不堪，一开心就天天轮流帮我打开水，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她们的优越。怪不得青年人一失足就有好心人去帮助呢！

黄梅雨季，似乎整个人都在变味发霉。这种天气，我特别开心，不管是不堪重负的教学楼，还是落花残红什么的，都不会干扰我的情绪。

离月底还有十天，又没菜票了。翻翻抽屉，找出残存的那张十元大钞，塞进书包侧面的口袋里，来到书店。好书不少，价钱太高，甩甩手走了。

雨天，图书馆里人少。我存好包，进书库里挑了几本书，办完手续，刚要往包里塞，噢，大大小小的拉链怎么全开了？进库时明明拉得好好的。我下意识地探头一摸，十块钱没了。我脑

门一阵发凉，这可是我这十天的饭钱呀，有人居然忍心人口夺食。

我重新仔细整理着书包。

在这堂堂的高等学府，在这储藏着人类智慧结晶的图书馆，在这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天之骄子中间。嘿嘿，真叫人哭笑不得。

谁的指头在我的肩上点了一下：“借好了？”

竟是穆阳。

“不走还发什么呆？”他抱着一叠书，用手臂碰了碰我。

我挎上书包，撑起伞，走进雨里。

雨丝很密，天空像块洗不干净的旧布，乌不拉几。我甩甩头，试图抖落刚才的烦恼，有口无心又哼起了歌，当然是那首《无心快语》。

“肖杖，我没带伞！”穆阳在后边叫起来。

我停下等他跑近，递过伞去，接过来的是那叠书。

“你借什么书？”

我递给他看。

“小说。想搞小说研究？”

“看着玩儿。”

“真闲。不考研究生？”

“有心没胆太忙没时间。”

“忙着跳舞溜旱冰？”

“不这么干我空虚无聊寂寞徘徊孤独无助啊。”

“学学裁剪，织织毛衣，女生楼里不是正时兴这行吗？”

“干这个的日子长着呢 现在瞎起什么劲。”

“诗酒趁年华？”

“念去去千里烟波 暮霭沉沉楚天阔。”

“嘘 怪不得女生都分不出去 都你这号 谁要？”

“得了，不是我这号又怎么样？你们系那几个女生，哪个不是超一流的，你的‘良’还没人家‘优’多，不照样待在学校没人要？”

他笑笑不说话。

回去得赶紧给家里写信。从上次接到汇款到现在快两个月了，还没回信呢。妈妈她老人家早就慧眼识珠认定我这人没心没肺。我挖空心思准备如何措词向家里要钱，双脚很响地踩着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的积水。

“干嘛穿这么一身？”穆阳很认真地打量着我。

“皱巴巴这一身？我最爱虚荣想引人注目鹤立鸡群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歪着头，透着一脸的天真无邪。

“又犯病了。”

我抬起左脚踢飞一块石头，目光追逐着它，直到它被卡在路边下水道的盖缝里。

“怎么样？我这脚法比马拉多纳如何？”

穆阳皱着眉，不理也不看我。

“穆阳 裴雪柯威胁我。”我轻轻地说。

他一怔，“我不信。”

“她叫人当我同学的面 骂我鼻流氓。”

他站住了，挺紧张。

“怪好玩的，是吗？”我有点阴阳怪气。

“什么意思？”

“两个女孩儿为你争风吃醋，你不开心？”

他做出发急的样子，张了张嘴，没说什么，一转身走了。

“哎——我的伞。”

他回身把伞往我臂弯里一捅，抓过他的书，回头就走。

望着他独去的背影，丝丝细雨在我心底浮起丝丝柔情。

突如其来的轻松使我顿感无可奈何的疲乏，真想一屁股坐下去，永远也不再起来。

#### 四

考完外语，胸口堵得像塞了把糠。抬起眼望望天，无云的天空淡得泛白。我晃晃悠悠往前，信步走进食堂，一个个窗口看上去，没食欲。买了二两米饭，站在食堂门口想了半天，又倒进了内容丰富的泔脚筒里，仔细地洗净了碗，往回走。

裴雪柯端着饭盆娉娉婷婷走过来，途之所经，男性纷纷为之侧目。

她看到我时，我正在裙子上擦手。她优雅地冲我点头一笑。好风度，好派头。八成回到寝室，被自己虚怀若谷的精神所感动，又能朦胧出一首警世佳作来。诗人的创作灵感大抵是来自于自我陶醉。我更加做作地使劲白了她一眼，好让她回去能深深地回味一番。

嗑着瓜子回到寝室，只有陈兰和张继红两个人。张继红异乎寻常的样子，吓我一跳。

“怎么了？”我放下瓜子问。

“才回来？”她嗓子有点儿哑。

陈兰走过来，“肖杖，汇票。”

我一把接过来，从抽屉里翻出学生证，说声“谢谢了”就冲出寝室。

取好钱，我哼着一通小曲就回来了。

陈兰正收拾好书包，揶揄地说：“见到钱你就活了。”

“那当然，”我把钱放进抽屉锁好，“钱是生命的源泉。有了它我就浑身充满了热情和力量。”

“肖杖，下午有事吗？”张继红打断我的话问。

“没。”

“陪我出去走走？”

“不。”

“你这家伙真没良心，人家张继红对你那么好，叫你出去陪陪她都不去。”陈兰边往外走边说，“也难怪呀，久经沙场的人就是冷。”她冲我甜甜一笑，走了出去。

我冲着门发愣。

我看了她一眼，说：“走吧？”

“好。”

我站起身，她没动。

“你明明不愿去。”

“我是不愿去！”我吼起来。

“那你充什么好人样儿，呸！”她瞪着我。

我说不出话。许久，她的眼睛垂下去。

“干吗这样？”我说，“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撒酒疯呢。”

大一时有一天大伙儿发神经，说要尝尝贵妃醉酒的滋味。买酒的跑到街上擒了瓶洋里洋气的怪酒回来，说是葡萄酒，讳莫如深。于是乎你一碗我一茶杯地干起来，等到酒瓶见底时，才有人发现这哪里是葡萄酒，而是瓶“Made in China”威士忌。这消息一公布大伙儿立马全倒也。一觉醒来嗓子渴得直要冒烟，瓶里无水又不到供应开水的时间，我踉踉跄跄抓起钱包，尽管里边只有五块钱，但我还是买回了五斤桔子。小老板把五斤桔子递给我，他接过五块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个小老板，大概改行了。

“谁说我不痛快？我什么时候不痛快？”今天她这是咋了？

“你痛快。”

“我就是痛快就是痛快就是！我天天敲锣打鼓鸟语花香阳光明媚。谁要你陪我，谁是你好朋友？”

“我不陪你，我不是你好朋友。”寝室里怎么这么憋人，我推开窗子，没用，窗里窗外一个味儿。

“我妈死了。”

我一惊，走过去用双手环抱着她的脖子，脸埋在她散乱的长发里。

“也好，我爸算是熬出头了，”她用手抹了把脸，“可她偏偏对我那么好。”

张继红艰难地向我讲过父母的故事，很常见的那种故事，离不开又合不拢的。

“我不好，”她站起来，擦擦眼睛，“拿你出气，可我实在忍

不住。”

我靠床站着，不想动，“你回去躺会儿吧。”

她走了，我还是不想动。

为什么我没有难过？

穆阳可真洒脱。他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周旋于我和裴雪柯之间。而我从来就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不是有人说“选择是痛苦的”吗？“痛苦”这玩艺太深奥太高级，我这种人是不配享受的，干脆就顺其自然吧，省得让我糟蹋了这个词儿。

穆阳问我可曾读过《戏子》这首诗。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枕边那本《七里香》。“没有。”我说。

“席慕容的畅销诗集《七里香》都没看过，你这中文系的成天在看什么书？”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问世间情为何物，真叫人生死相许’！”

“吓唬我呢？”

我笑笑，没言语。

停了好久，他看看我，“背给你听？”说完脸红了。

穆阳会脸红？我开心地把头伏在他的膝上。

“请不要相信我的美丽，

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

在涂满油彩的面容之下，

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

所以，请千万不要

把我的悲哀当真，

也不要随着我的表演心碎，  
亲爱的朋友，今生今世，  
我只是个戏子，  
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  
流着自己的泪。”

穆阳呆呆地看着我。我投其所好，说：

“真好。这就完了？”

他一下子深吸了一口气，脸沉下去。站起身拍拍身上的草，他说：

“肖杖，你挺不是玩意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成熟了？”我十二分真诚地问，伴着一脸的纯情。

他把双手插在裤袋里，肩膀一晃一晃地走了，我被晾在那儿，这小子，一点儿也不像当初那么绅士风度了。

一大群孩子由阿姨领着，聚在草坪上做游戏。和煦的阳光轻拂着他们毛茸茸的皮肤，真好。

我小时候干啥来着？

## 五

送张继红上了火车，回到寝室已是四点多多了，桌上有张电影票，我奇怪地拿起看了看，陈兰戴着围裙，端着盆衣服走进来。

“回来了？”

“哎，陈兰，你知道这电影票——”

“噢，我放那儿的。《罗马假日》看过吗？”